制義叢話

制義叢話卷之十二

福州梁章鉅撰

前明科舉文字有元派元脈元度之目蓋迮借釋氏之語美其名曰元節其實則文章家之別徑於古人立誠之本載道之旨杳不相關顧風氣所趨上以是求下以是應遂別爲藝林一故實至我朝文運昌明士尚實學此調不彈久矣而瑣聞逸事時時閒出亦足以資談柄因著其略而次之俾舉業者知有此事而不必專精致力於斯也

日知錄云林文恪公材福州府志云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爲余言林尙默誌方遊鄉序爲弟子員卽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然考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尙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尙默乃能必之

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啻弁髦矣由是學者伥伥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生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已不能自必况於人乎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按林尙默吾鄉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試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

俞桐川曰成宏二朝會元皆能名世文之當者爲王守溪錢鶴灘董中峯三家王錢之體正大中峯之格孤高王錢之後衍於荆川終明之世號曰元燈中峯以後其傳遂絕三百年來未嘗有問津者

又曰先君子論掄元法云荆川以前以高古精深勝定宇以前以雄渾博大勝以後則或取格局或取神韻各有宗派蓋先君子潛心先輩故評斷嚴確如此明取成宏正三朝元墨較之程度不爽獨章楓山瀟灑飄忽開理窟爲隆萬之先鄒東廓恬靜安閒爲月峯其座之祖文與諸元異

李雨村曰唐荆川家居與方山上公車來別荆川荆川曰意君此去當作會元但南京有許仲貽者曾以舊藝相質君往須防其出一頭地也及榜發許果得元方山屈居第二後方山提學浙江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予必得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不得元矣有大圭在已而果如其言

凌義渠名文探微云文家論元譬之國家論相吳起功多不能不遜美於田文旂頗氣盛不能不謝過於相如梁公兼公尤推人傑

不能不歛休容於聚王二峯輔名元之文亦然大畧始於識終於養其第於法簡要於意佐之以風度裁之以體格扶之以膽氣如是而已顧世解伯樂以模棱爲渾融以卑近爲醇雅以浮夸爲博大以板硬爲樸老則未嘗懸揣先正而深入名元之閫奥者也制藝之盛莫如成宏必以王文恪公爲稱首其筆力高古體兼衆妙既非謹守成法者所能步趨亦非馳騁大家者所可超乘而上錢鶴灘風骨不減守溪惜文多小品而微傷纖刻其大題則寥寥數篇已如鑄鼎法物後學黜鶴灘而躋方山豈識名元氣韻品格哉唐荊川之機法自堪稱祖稱宗瞿昆湖之涵養亦復宜風宜雅但荊川敘事得史家筆意而腕力微弱昆湖則全乎時體漸開宛陵一派故尚論者欲平視之然盛世之文醇乎其醇正非宛陵以後所可及荊川與昆湖相後先一變圓熟而臻於精實其修詞鍊應

有臺閣氣象微少商沐耳定宇月峯醇雅博厚元氣渾然尤爲隆萬之冠葵陽全稿無一陳言若錘鍊之極而不以脩飾爲工誠脩辭之體要也具區有五易七易稿平時去取精嚴故風簷揮灑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渥陽平中大雅文兼古體理本程朱氣浹歐曾名冠東林不虛已九我之文無所不鍊無所不化豐勝於禰涮山則稿勝於題善用虛字爲章法開思白霍林法門矣會稽風規高峻措置如金然元品自憑而陶則林泉潔清之致多而廊廟升極之氣少矣思白之文珠圓玉潤氣韻又復雅逸其篇章結構可謂規矩方圓之至蓋文品之入聖者無障善於擒題竪義以識爲主謝疊山所云小心放膽兼而行之拘士至今以爲口實殆未識捉刀人乃眞英雄耳霍林繼起意在鎔無障之生而就昆湖之熟惜其欲以人工奪天巧搏控之融磨礲之粹往往有餘於法而不足

於氣殆所謂文盛而樸將散者乎然戊戌以後罕見其匹故論列元品自守溪而下斷自霍林止其閒弁南宮者十人兼會解者二人冠全省者二人惟泗川思白名亞會元如驂之靳然二公窗藝粹然元品故並附之茲十六家者堂奧各闢而淵源如一以論相之法論諸公則範圍其中與趣軼其外者皆瞠乎若後矣

俞桐川曰瞿昆湖先生景淳少負異才試輒不利日諷五科會元文漸入大雅乃冠南宮元家衣鉢所自始也世之論文者以高樸爲貴以圓熟爲卑昆湖之派極於宣城遂爲世所詬病然吾觀昆湖之文擇理精覈義確而出之以沖夷之度宣城亦然閒雜時語故遜昆湖昆湖何可少也傳言昆湖壽怒彬彬形容貌渺小而不阿權貴大節莫奪王弇州極稱之若其文內堅凝而外渾厚亦如其貌人不可皮相文又可皮相乎哉

汪武曹份曰談元派元度者謂始自石簣至昆湖而大至定宇齊神其後有月峯九我至丙戌而始變（袁宗道科）至己丑而更變（陶石簣科）迄於壬辰而其派遂亡（吳默之科）愚按朱大復謂戊子開時文一派乙未許導其源甲辰翼衍其派誠然定一時局又謂學翼者易庸易弱竊嘗以其說推之以為談元派元度而失之者多不免庸弱之患固不若學陶學失者之為愈矣

錢吉士曰萬歷癸未以前會元墨卷多平淡之篇平淡而兼深古惟成宏以上有之正嘉以來或兼雄渾或兼敏妙或兼圓熟各自成家亦各有宗派然皆有平淡之風癸未以後或太露筋骨或太用識見一時得之似誠足以起衰懦破雷同然於平淡兩字相去已遠矣久而厭之復求平淡則又以低腐為平淺薄為淡而三等秀才之文髣髴乎有會元之望矣

廣東通志云陳政字宣之番禺人十五能文有理致正統六年辛酉以詩經發解第一是年瓊山邱濬鋭意首選二場遇之誦所作驚曰解元屬子矣吾輸了一籌耳遂不終場而去揭榜果然

何義門曰正統戊辰會試同考已寘岳正於落卷副總裁天台杜宗謐獨驚其文以爲此吾輩人遂占首選非杜公則一時無以彈壓海內衡文者宜知之　按是科題爲才難四句拼也殷在其中二句今夫天一節主試者高穀杜甯

李雨村曰成化乙未會試主司邱文莊公濬場中得王鏊卷閱孟藝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後比被髮而左衽句曰此非弱內而強食不能對也閱之果然遂置第一

文行集云嘉靖八年張蘿峯霍渭厓兩先生爲會試主考取中三百二十人蘿峯暮齒始第惜積學不售之士意元作必老成折卷

見荊川先生年僅二十誤以爲奇荊川爲八大家之一時稱名元

按是科題爲請問其目六句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節孔子聖之時一句

又曰林春字子仁泰州人中嘉靖十一年會元是科學士張朔郭維藩爲主考用尚書夏言正文體疏諸刻意騁辭者悉擯不取春舉第一時稱爲得人按張批其卷云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篤行君子見聞雁齋筆談　按是科題爲大哉堯之爲君也一章行而世爲天下法二句謹庠序之敎二句

周暉金陵瑣事云嘉靖癸卯科論語題爲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尤英在場中大言曰過文中若用先其所難則易者可知後其所獲則失亦勿論四句未有不中者開榜尤爲解元程文墨卷中皆有此語　按貢舉考署是科解元爲崑山沈紹慶非尤英也

此恐有誤姑存之

明文百家萃云傅夏器福建南安人久困公車志愈銳於制義日益討論技乃無匹時章華陽分校禮闈首薦公卷大學士張文邦擊節賞之及拆號見公名歎曰吾釋褐時耳傳廷臚名今其人猶在耶非華陽薦之又失之矣　按此嘉靖庚戌科題爲子貢問君子一章洋洋乎發育萬物一節峻極心思焉三句主試者張治歐陽德

廣輿記云金壇曹大章字一望嘉靖癸丑會試第一平日作文每於最喧鬨處伸紙疾書嘗曰必使我枯坐而後作文豈場屋中有此靜境　按此一頁怯習舉業者不可不知

文行集云嘉靖十五元論者謂壬辰乙未乃古今分別之際胡之纖體風度相似後此五元瑜不勝瑕乙丑會元陳棟當浮夢之餘

以沖夷細密穎然獨見當頭頃瞿許隆慶辛未楝取儁鄧定宇以

讀文章中興莫盛於此　按胡正蒙爲丁未會元瞿景淳爲甲辰會元胡正蒙以後五元則傅夏器曹大章金達蔡茂春王錫爵也陳棟即繼正後是科題爲綏之斯來二句人道敏政一節詩曰天生烝民一節主試者高拱胡正蒙

李雨村曰蕃甫甲子順天鄉試主考林對山先生偶患眼疾不能閱卷命人徧讀所取卷謂皆非解元時題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尋落卷中得一卷讀至總提五人處云斯五人者天生之而授之舜非私舜也特畀之以代天之工也舜得之而分之職非私五人也特畀之以輔世之寄也瞿然曰此眞解元也遂置第一榜發爲章禮

俞桐川曰禾中老者言黃葵陽出會闈自決第一聞江右有坐關

三年者往叩其文爽然自失即定宇先生也江陵於闈中擬議二
公因次藝抑葵陽然葵陽不如定宇不僅在是評者云黃有意於
奇鄧無心於巧是謂得之讀定宇傳所學在於能養嘗言乾之六
爻不離於飛而離於潛生平出處進退皆以養勝故知文之矜厲
高卑志在必得者乃不如定宇者也　或曰葵陽雖不元而厲其
匯之獲元以熟諳葵陽行稿所致則其文固元家衣鉢矣
文行集云文頭評周汝礪子貢問政一節元文云吾邑報罷解元
捷後至猶獨步吟諷富強之國而已矣如此何何以不元闈中
定元亦以此細思此句直是高識當時作者之自信與主試者之
賞識俱不可沒也　按此隆慶丁卯應天題主試者孫鋌王希烈
四勿齋隨筆云嘉靖癸未科會試李舜臣堯舜之道不以仁政篇
元墨跋云局度寬然辭亦豐潤較前此純以義理筋骨勝者亦少

變矣又嘉靖壬辰科會試林春譔序序篇元墨跋云兩大比造格
嚴整遂爲庚午南闈所絕響併古今之變令人爲之憮然又隆
慶丁卯科順天鄉試莊允中顏淵問爲邦篇元墨跋云上沒嘉末
究曼下尊苟初名通穆鬪雖亭國月幾然建元之始文風正盛與
南浙閩廣兩元勢爭鼎足未見避三舍也又是科浙江貢洪需出
焉能勿誨乎篇元墨跋云嘉木文懷公行志起衰隆慶初釐正文
體遂冠賢書萃來第二人及第乙酉典闈試戊子典順天試改程
擬程上參安正矣按此嘉隆閒元墨轉換之迹故彙著之
廣東通志云楊起元號貞復歸善人少補邑弟子隆慶丁卯言官
疏正文體限字不得踰五百起元素才富刻華斂樸遂首東粵
按是科首題定公問君使臣章次題詩云鳶飛戾天一節三題未
詳

文行集云韮太初趙魏允中解元墨卷後云懋權生平爲文好用典故乙亥邑守桂與川先生試十二學題懋權仍多用典故與川盡數塗去置第二緣此悟文機一意淘洗丙子春縣府試卷如舜發畎畝孔子仕魯皆超超元化若弄丸承蜩場中一揮七篇日暮即出其文遂推倒一世則與川點化之功爲多也

陳百史曰萬歷丙子順天魏允中夫子循循然二節元墨後幅云當斯際也豈不欲因文以從之而夫子之道則闊於文而超於文之外者也無由以博也無由以博而胡由以從耶亦豈不欲因禮以從之而夫子之道則述於禮而妙於禮之先者也無由以約也無由以約而胡由以從耶則信乎善誘之難爲功而回亦從容以俟之而已矣吁誘之未承也而於道無所得以無所得而見其難也誘之既承也而於道僅有所得以僅有所得而益見其難也此

等文字看去平平無奇而本色之外絕無游氣今之高才所不能
也　按允中爲萬歷四年順天解元題爲夫子循循然二節誠者
自成也二節孔子曰操則存二節主試者許國何洛文
明史魏允中傳云魏允中爲諸生副使王世貞大器之值鄉試世
貞戒門吏曰非允中第一毋伐鼓以傳也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
成漳浦劉廷蘭並爲舉首負儁才又稱三解元
張悔菴曰萬歷甲戌會試題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孫月峯起講下
云學勤斯及而自足於及者終無及學精斯得而自滿於得者終
必失也韓慕廬詡當日以此數語定元
文行集云秀水馮夢禎字開之恂恂和易覽羣籍多所獨得萬歷
丁丑會試場中數易其稿主考張四維得其卷曰此正嘉盛軌也
拔寘第一　按是科題爲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三節回之爲人也

章我亦欲正人心節主試者張四維申時行
又曰蕭良有字以古漢陽人年十五舉鄉試數困公車志在得元益潛心制義追隨名師師摘其文曰頭子重了良有豁然醒悟萬歷庚辰遂舉會元　按是科題爲如有王者一章素隱行怪二章智譬則巧也一節主試者申時行余有丁
汪武曹曰張侗初謂文字於破承內摘出一字爲主宰則通篇段段須照應之鄧定宇首篇中字馮開之三篇道字皆是此法其他元卷無處不有
陶篁村元藻全浙詩話云陶文簡應萬歷丙戌禮部試被黜主司題其卷曰七藝平平公遂發憤於門戸牆垣悉題七藝平平四字刻意求警拔以變其初己丑闈作遂極卓鍊峻峭以會元自命榜前赴正陽門關帝廟卜之旁有人聞其禱語大驚乃進亭前忽白

也亦以會元自許者宗濂公文乃歎服自謂不如及傍覽公果第

一董第二

儲同人欣 曰前朝會元自王太倉來佹佹不振雖盛名如鄧馮能

跳出昆吾派圈子乎石簣先生獨矯其風氣一拳搥碎一腳踢翻

抗手太倉而欲出其上何其勇也

周櫟園亮工 曰此江甯顧少宰鄰初先生試南宮第一人易書之

卷也越今百數十年後學某猶及見之論先生文字之精美久與

科名並重人人膾炙無俟再評獨百有餘年之間風會所趨有可

以畧觀世變者溯先生起家神宗朝海內承平一時風聲文物號

爲極盛而相推爲第一人之文乃爾爾雅醇正如此豈如今世操

觚家馳騁恢詭爲若徃之詞而莫知其所止者乎 按顧起元

中萬歷二十六年戊戌科會元題爲詩云穆穆文王一節子貢曰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一節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一節主試者沈一貫會朗師

文行集云許獬字子遜同安人性警敏好讀書雖寢食未嘗廢卷爲文根究諸儒之說名重東南萬歷辛丑冠禮闈初獬計偕墮泥中有張舉人某援出之獬感其誼以所擬畏聖人之言單句題文示之曰此余今科擬作場中必命此題矣三年爲之得文八十首任君擇其一張閱竟擇其一篇獬回視之曰此篇六十名外進士耳惟破題露知字者乃會元也及入場果命此題榜發獬果以破題露知字得元張亦登第名列八十五云　按百家彙評謂許元墨破中照下拈出知字得之王文恪畏天命三句用午元墨蓄先輩作文未有無本者否則正犯今人侵下之禁矣而朋墨弋評則謂下文是不知天命不是不知聖言一破未是且文中亦不會理

會知字云　又按明文百家彙謂主試馮琢菴青衡文得許獬登
目今之許子遜昔之王濟之也遂舉第一蓋即指破題露知字然
闈中即知爲許子遜而敢於昌言之恐於情事不近也
俞桐川曰張君一　以誠　未遇時受知於華亭相國相國決其文必
元旣而發賢書不元相國訝之辛丑捷南宮又不元相國訝甚及
廷對果元相國乃悅夫相國決其元者決之於時文也廷對不取
時文雖得元於相國何與焉去奇就平舍濃即淡有包括羣才之
度故決其可元然則廷對即不元君一之元自在也附石貲曰瑒
溪開睢入推鍾斗若氣停矩正上紹成宏君一之功居多然則君
一雖不元當時固以元目之矣
文行集云萬歷甲辰科會試總裁朱賡唐文獻命題不知命三節
諭同考月定元必用三平格揭發閱元文爲楊守勤所作是串講

賡殊不自解乃以第二名膺薦卷進呈

集禮堂備

北湖小志云揚州王銓部納諫字聖俞生明嘉靖閒承文氣卑弱之後奮然有爲以六經爲本而濬以心思時陶望齡董其昌並以文振動一時納諫曰道非陶匹乃學陶久而與之爲一萬歷癸卯陶主試應天命題康誥曰克明德一章有張榜者以文名一時自以爲必得解元預題鐙曰癸卯科解元八月十五夜走文德橋聞有誦文者張聽之頓足立毀其鐙曰吾不及此揖而叩之則納諫也納諫以康誥周書太甲商書堯典虞書由周而商由商而虞篇內以溯言立義卓然得未曾有榜發納諫果得元時同考官山陰王思任得卷上之於陶陶方搆思作程文不就見此卷大詫以爲一字一句皆已所欲出而代言之曰此天下士也宜取以敦士習振文運遂得元　按陶石簣程文講下云由夫子而前

有文王也武述之則以克明德稱焉由文而前有湯也尹志之則以顧諟天命稱焉由湯而前有堯也史贊之則以克明峻德稱焉王聖俞小講云故吾以今稽古以近溯遠知其說之有自來也蓋洙泗以前先有帝王之學術此經未作先有謨典之昭垂有如康誥之言文也曰克明德溯之太甲之言湯也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溯之帝典之言堯也曰克明峻德此湯霍林所謂層層搦上而陶石簣所謂皆已所欲出也

寄園寄所寄云明朝制義確有分兩作文關支者皆可操券而取一人出闈得意甚自以為會元矣偶夜散步聞有誤墮泥中者大呼曰誰來救會元其人急往挽之起抵其寓閱文果高一籌曰眞恨事我第二矣已而榜發果然又董宗伯思白將赴南宮往辭其師某公公歎曰見入場須加意我向決汝為元今不穩矣以吾前閱

陶孝廉望齡文出汝上也宗伯謹受教及入闈首馬乘題聚敘句已重頓矣憶其尊公言欲魁陶上復改之已而場中定元以董平發不及陶遂寘第二又馮公夢禎會試年有貴介子弟預購闈題聞某公與某公議但曰斗筲字要之何用貴介子遂知為行已有恥章矣馮亦知之遂邀一契友入西山靜養半月得一破曰聖人與賢者論士而其所重者可知矣得意甚曰我會元矣已而出闈徧訊同袍文但聞其破曰不及我也榜發果魁多士又湯宣城賓尹讀書山寺有上科某會元來訪傳衣鉢者偶過其地見湯方徘徊於寺廊下忽疾走狂奔大擊寺鐘無數某公問之則曰我適作一元文樂甚也索觀之曰是矣但未盡善因指其隙湯大服請教遂以元脉授之已而果得元

阮吾山曰有明墨牘皆有程式相傳奉為元程惟主司明眼拔尤

考官聲名由是而起計改亭謂洪永會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順會元十三人皆非雕飾之文成宏十四人章楓山懋吳匏菴寬爲冠稍見法度然未離乎樸也正嘉二十人隆萬十八人如唐應德順之瞿昆湖景淳鄧文節以讚王文肅錫爵馮具區夢禎李文節廷機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傳符節可以剖合驗觀其時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貴科目非元不重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作者與識者如針石之相投也或謂吳無障歎以偏鋒傷氣湯霍林賓尹[illegible]不媚敗度文運至此而衰然啟禎八元若曹勳若吳偉業又何滅前人也

鄭仲夔耳新云天啟乙丑闈中得華太史琪芳文方置几案忽有聲如風筝從空中起亟展讀之大加賞歎遂舉南宮第一是科文趨險極矣而華獨蘊藉淵博不愧正始之音　按是科題爲居敬

而行簡二句高明配天一句遵先王之法而過者兩句主試者顧秉謙魏廣微

文行集云譚元春久不得第天啟丁卯李明睿主湖廣秋試譚舉第一明睿曰數十年積學不售之士余以射覆元之亦可以謝天下士矣　按是科題爲人臣止於敬一句仁遠乎哉一章言必稱堯舜一句主試者李魯生

衛壯謀曰有明八大家者合吳縣王鏊武進唐順之常熟瞿景淳武進薛應旂崑山歸有光德清胡友信歸善楊起元臨川湯顯祖所稱也而其後人之賢唐有子丁曰鶴徵孫曰俊純並舉進士俊純子獻可亦能詩獻可三子又皆有以制科有聞瞿有子曰汝稷汝說孫曰式耜汝說式耜父子登甲科薛有二孫曰敷敎敷敎曾孫曰宋皆進士歸之季子曰子慕孫昌世曾孫莊湯有四才子曰士遴

日大耆日開遠日開先開遠與歸子纍皆舉人而王之季子日逕陵丞父臉為小詩舍人與瞿汝稷並以任子有名於時　按八大家中王唐瞿皆起家會元餘五家皆進士而楊則解元也

俞桐川日萬歷甲辰以來四十年間會元無可錄者李太青學先輩而枯除百史擧大家而浮幽酌古今調和文質必推衍筱雪

按曹勳崇禎元年戊辰科會元也

四勿齋隨筆云崇禎辛未大倉吳梅村偉業舉禮闈第一時柄國者為烏程溫體仁宜興周延儒吳為宜興門下士烏程嫉之以甚語上聞適有內臣從宜興索頭取吳七藝直呈御覽懷宗啓之硃批八字云昌宏博大足式詭靡外論始息故梅村文稿名式靡編云

王顧閱方鄰重訂歷科元墨選云部炳元有德此有人元墨舉止

規模眞如太原公子裼裘而來自令鬚公短氣較洪武乙丑黃公墍氣象實有顓頏至於詞有煩簡調有古今不同則時代爲之耳

按順治二年乙酉科順天鄉試題有德此有人一句上好信二句在於王所至不善主試者朱之俊羅憲汝

何兩庭曰順治己丑科能鍾陵自命爲元而中第九名意頗不平或以聞之溧陽相國因召先生試以十藝皆有古名元筆意尤不可及也　按是科主試者八人祁充格剛林皆滿洲人范文程李霨斗甯完我皆漢軍人宋權河南人洪承疇福建人王文奎浙江人溧陽相國卽陳名夏也

王文簡公漁洋山人文畧云伊闢字盧源號翕菴新城人與母弟嶽同學齊名順治初邑人士倡爲曉社公兄弟爲職志人稱二伊戊子領山東解額第一文傳四方乙未成進士

尊皇帝留意人才初破館選分省故例引見諸進士改庶吉士
三十二人至公名
上顧左右曰此山東解元有文名其受知如此　按順治山東
戊子科題爲先行其言一句王天下有三重焉二句天下之民歸
心焉一句主試者姚文然李熊
張文端聰訓齋語云曾與韓慕廬齊宿天壇深夜劇談慕廬談當
年鄉會試時情非鄉試則有得失之想場中頗著意至會試殿試
則全無心而得會狀會試場大風吹卷欲飛號中人皆取石堅押
韓獨無意祝曰若得中則自不吹去亦竟無恙故其元作皆游行
自在無斧鑿痕　按韓公係康熙十二年癸丑科會元題爲所謂
平天下一節樊遲問知一章盡其心者一節主試者杜立德龔鼎
孳姚文然熊賜履

茶餘客話云康熙庚午江南鄉試得人最盛時同考廖騰煃得劉捷卷首薦時元卷已定主司欲置第二廖不可曰留來科作元遂擯落而是科元即捷兄輝祖也後數年廖以御史典江南試以書屬輝祖援捷爲闈中物已計輝祖果夜馳歸中途病阻書不得達廖入闈徧求捷卷不得太息累日及揭曉捷已裒然舉首矣　按廖於康熙乙酉典江南試而劉捷乃雋於辛卯主試者左必蕃趙晉也此恐有誤

王巳山曰康熙辛卯科山西狄爾心臣事君以忠元墨跋云和平惻切寫出純臣心事通篇不作一激烈語與崇禎壬午墨有春氣秋氣之分　按是科主試者爲郭徽祚萬經

抗希堂稿後評載姜檪云巳卯之歲余與韓城張公廷樞知江南鄉舉桐城方生爲選首榜揭之日其鄉人同聲快之曰自歐涇陽

先生舉於萬歷丙子而其盛再見且以爲涇陽之文固多可傳而鄉墨則年少才俊者皆可擬焉惟方君沈浸穠郁深於古人之境尚非涇陽所能及也　按是科題爲吾未見剛者一節惟天下至聖至有臨也三句道則高矣美矣一節

王顧閣曰康熙己酉江南君子之於天下也全篇聞墨道閣諸篇未有不用渡筆者獨牛奎浙元作竟往竟接識力勝人百倍交河蘇夫子云閣中定元以無之而義生焉爲兩句看來掄元高手只在一二句上扼要爭奇餘幅何關緊要耶　按此文兩提比重頓君子兩小比還無適莫下即接無之而義生句所謂竟往竟接也交河蘇夫子者指是科主試蘇次公銓刪之者爲東莞鄒珊洲文友

又曰范光宗子之武城全章元文爲康熙辛酉陝西闈墨是科首

省元最推山左孫子未江南胡孟行子未清矯孟行疎老得范君之雄脫真鼎足矣

韓文懿公曰曾點暮春風浴一段神理最難體會作文者最難得恰好處惟康熙辛酉科江南出此題解元胡任輿文識解獨超會心自遠末段云論者謂點之志與夫子老安少懷之志微有合者故亟與之然而夫子當日惟是喟然嘉歎至其所以與者終未言其故云尤為得竅春風沂水數語久為高明者假託遂入於禪如呂與叔詩云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云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是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語演為心齋之說即程子之說人已離其師承矣至陸子靜則云說甚存誠主敬舞雩歸詠自是吾夫子家風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故擯

謂此題莫草草放過乃後來學術異同一大根源也此藝下截斟酌風度閒遠之中有矜飭之意喟然一歎不下一往撫真得紫陽微旨矣主司以此壓卷其於吾道亦有障百川迴狂瀾之意乎

按是科主試為馮懿生雲驤朱竹垞彝尊前人相傳竹垞先生不喜看時文有示以時文者輒睨而投之於几而是科所錄取皆名流不但元墨之著稱而已　又按韓文懿只標舉其末段其實當行出色全在前後四比如講下二比云勳業者君相之遇合也禹皐伊呂當時若無此遭逢豈遂淹沒以終老天壤甚大倘必有所待而後抒懷設所如不偶將畢生無自見之期矣景物者達士之功名也黃農虞夏今日豈異此風期安見點與之難再人物依然如其無所待而皆快意將動與天游任目前皆自得之致矣後二比云性情之際安往不得忽然而值此時忽然而遇此人忽然而

娛此境任耳目所之取攜而生平不盡嘯歌之致此其氣象類不在三代以下也將點狂也不幾於道與宇宙之故安在可執如必暮春而後爲其時必童冠而後爲其人必詠歸而後爲其境自命曠觀之高致而寄情猶滯形迹之間此其氣象不過隱者流也將點深也不猶之乎淺歟

上海薛蘆塘鼎銘嘗以其鄉先輩朱岵思先生鴝會元新傳一編增註以教學者蓋先生爲孝廉時論文素爲人所重也洎明治已亥中會元人因名其書曰會元新傳其書語括詞簡得註釋而其旨益明猶元燈也

仁和胡綺園先生延以時文鳴從遊極盛多擬科第去而先生屢躓鄉闈蓋自作則矜持過甚不諧時眼也乾隆庚子科浙闈鄉人飲酒一節與先生同號舍者爭以文就正代爲塗抹改作六篇請

奇濃淡篇各不同最後自爲已第七藝無可別翻花樣乃以散體行之遂獲售而彼六人皆入穀傍自卽在其中一時傳爲佳話

檀吉甫曰康熙戊午江南試題抑爲之不厭三句是科中式者前半總要點淸抑字故有謂宋衡卷滿下再於此抑亦有可自信者遂以此定元不知宋之得元實不係此徐健菴註云並猶論焉開之先生墨開開徐徐如不欲戰闈中極爲歎賞此文所以得元應取其安閒是也　按是科題抑爲之不厭三句誠者非自成已二句民之爲道也二句未考將熊一瀟李迴

張鉞墨卷貫心集云康熙壬午江南鄉試第六名王式丹出張鹽玆先生房先生是科分校南闈於三千卷中最後乃得此卷閱之卽欣然薦元謂此必名宿老手且告主司曰我　朝從無三元今此卷得元當必聯捷會狀三元開自此矣主司亦極首肯謂此卷

掄元無愧乃考官有許君者與主司陳公有舊必欲元出自己主司不得已謂先生曰張年翁如讓一元房中多中官卷兩名先生應曰即多中官卷終不如得三元主司終徇許君意位置此卷第六榜發果金陵名士其後聯捷會狀主司見嚴茲常有愧色此足見文章之有定價也　按康熙江南壬午科題爲見賢思齊焉一節誠者非自成已一節勞之來之至如此主試者徐秉義徐元夢次年癸未科會試王式丹爲會狀題爲大學之道一節禹吾無閒一句原泉混混一節主試者熊賜履陳廷敬吳涵許汝霖

林樾亭曰康熙辛卯江南題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劉捷元墨云蓋理未有不含於虛者也然太虛之中亦復何所不實終日求理見之事而紛然不合是離理與事而二之即離理與心而二之也仁者以五者之事屬吾心即以行五者之心察吾理但使吾心

之理合之天下之心之理無或不然焉則必非强吾心以逆天下實因天下以證吾心矣心未有不本於靜者也然靜極而生必有時而能動終日求心愿之事而茫無所據是事之不能快然於心實心之不能充然於理也仁者以五者之理實於事而卽以行五者之理密吾心但使天下之事之理返之吾心之事之理無或不然焉則可以質天下之事而無所乘卽可以完吾心之德而無所憾矣原評謂於心存理得四字原本本八而俱遂眞從理窟中揮脣游行者按是科主考爲左必蕃遡蓉卽所傳左與明兩眼無珠猶子能俾身是瞎者以此文存見多士遊書山眼力固不差也聞是科通榜俱以賄嬲得銀數十萬以其半分總督螞禮先期授羅名下十十人置之十魁前欲以饜服輿論十名以外則皆巨族富商也揭曉之夜物議先已沸騰閱榜者從後至前觀榜者看至

榜首僅勝十餘名遂一閱拆破而不知前列之十八卽在場拆榜者乃悔之已無及矣案既定畫山伏誅而左必蕃以目疾未閱文得免議一切關節皆畫山所爲也又聞畫山在獄中以術遁正典刑者乃其替身後十餘年吾鄉里中有遇之者鬚髮皓然而神氣如故一瞬遂失所在未知信有其事否也

諷何男曰康熙庚子科吾閩鄉試余族祖謝古梅閣學道承卷已爲房考斥落至八月三十日主考蘭顧齋先生惟謙搜遺卷得之大加驚異姑秘之不宣首題論篤是與節先生將擬取之九卷雜以閣學卷重錄首藝各一篇作爲十分徧示各同考令私加圈識以憑定元閣學文得三圈者八房其斥落之本房亦在內且居嘗異其後一比以爲不知何房所薦如此好卷也先生始以原卷覛之合座翕然稱服遂定元茲錄其後幅云浮夸者之不可許無論

也正惟此質有其文之說而侃侃者其不阿耶恂恂者其唯謹耶此中之厚貌深情亦姑懸其品以俟他日之論定已耳所以文章不皆有德之士名山豈盡可信之書巧令之不可知易見也正惟此華實並美之內語不竣而不浮也氣愈深而愈慎也此日之聆音鑑貌亦姑探其言以為立論之不磨已耳所以坐論非即起行之人辭言每多庸違之慝是知兩存之見不足以定人而一日之閱何足以相士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亦安得而知之哉主考原評云此題神味全在兩者字含蓄有吐有悠然不盡之味場中多用大奸大佞假忠假孝無限粗浮血性語不知買櫝者已還其珠也八月三十日始於落卷敗簏中搜得此卷卽喜其向兩者乎刻意取神天然大雅無絲毫陳熟之氣以此弁冕甌越庶風氣藉之一振也　按閣學字又紹一字古梅孝友文章均是吾鄉第一流人

物卽以書法論亦是八閩第一手時與林佶人先生齊名而精摩尚在佶人之右嘗官國子祭酒擢內閣學士國學生赴闕籲留得旨兼管國子監課士之任旋乞養歸著有小蘭陔集天爵人爵可謂兼之矣

茶餘客話云溧陽任香谷尚書典試江西時題爲仕而優二句將寫草榜偶書曰諸卷文固佳但皆仕學叁語西江大省詎無遺派乎衆謝以力搜無有一房官進曰敝房一卷幾不可句讀卻無仕學叁語亟取閱之卽拍案擊賞定爲榜首因此眞西江派揭曉則周力堂學健也先是王檢討嶟五視學江西置力堂下等士論譁然至是乃大慚悔揣摩其卷至再迨同京分會試房得一卷曰此亦西江派亟薦之果力堂也時論嘉王之能補過云　按熙朝新語云雍正癸卯江西鄉試題爲仕而優則學一節有周學健者名

士也文思幽與房考張不能句讀怒而批抹之踊履忽囈語自批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銜醜然作房考乎家人以爲中風急呼各房考視之見所抹卷曰試薦之何如時正主考任宗伯蘭枝閱之驚曰此奇文適場所無可以冠多士也副主考德公方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問何字號曰男字第三號德曰不必閱文竟定廢卷可也任問故曰我艘方酣忽見神賀我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果男三號豈非驗乎榜定後衆問張房考囈語故茫然不知若或使之也此與茶餘客話所載大同小異而可互相補惟周力堂閣學則質識者挑稀其通篇用總發處文心變幻不可端倪誠有非時服所能驟解者今節錄之以與深於斯道者共領之文云蓋事莫愚乎淺而窮之也仕學之理甚深必吾力與之相等而後可以及之夫理之遯惟而俟我也久矣得其膚末而遽曰仕學

其可乎我自顧吾力甚可與為始終而無端斷其後以圖之則力既縮而仕學之數復加舒以縮較舒為無稱也而何由副焉又莫患乎其分而給之也仕學之理其全必吾量與之相周而後有以充之夫理之偏設以界限也久矣舉其一二而遂曰仕學其有合乎我自足吾量正堪與為彌綸而忽然析其半以間之則量少減而仕學之勢復加多以少予多百相逝也而何能全焉故仕與學其偏甚難也急在仕而即以緩其學者深仕力先其學而即以後其仕者全學量如是而兩盡其分者在此矣即所為交致於一者亦在此矣何者兩盡其分而仕學可餘以相及也交致於一而仕學可益以相足也夫向者百求其餘而猶皇皇焉督佳偪困學愈急而未之或慊亦幾愧矣已而進焉而微念此中甘苦其備我於寂者因默喻而未敢舉似而乃有此一日也夫乃可用吾仕學之

餘矣向也日求所資而猶循循然若仕未可知學未有定而敢
他及亦良歉耳既而足焉而內顧此身志行其孫我於偏者因對
舉而得其大全而庶不虛此一日也夫乃可足言仕學之缺矣故
天下有以仕學者然等學也而仕變爲愛仕者因告以無當非學
也而已不愛仕也矣天下亦有以仕學者然均仕也而學變爲厭
學者因語以往從而政也而愈不厭學也矣何者爲其優則後起
者可連及也而外益者亦宜急致也　按此文前半尚有蹊徑可
尋入後則愈轉愈深幾於解八難索此時文家所不可不閱之境
而元墨至此亦真空前絕後矣　又按是科次題爲夫孝者善繼
人之志二節三題爲求則得之全章主試者何世璂任蘭枝
四勿齋隨筆云論禹皋陶者惟前明張太岳之言最好其畧云陸
象山言唐虞時道在皋陶今觀虞廷之陳謨獻說惟皋陶之言至

爲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治天下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無一語不關治要當時禹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宅揆之任必屬之皋陶故舜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多禹以邁種德相推亦必有以服其心者但皋陶贊襄左右默運機衡功在不顯而禹平成之績昭著宇宙故舜因天下之心以命之耳以此作禹皋陶見知注腳甚確雍正癸卯會試楊郡川炳若禹皋陶二句題元墨云莫難於遊敬德之淵微而任廷能隱喪之默喻莫難於窺執中之純懿而同朝有一德之贊襄又云是以掌火教稼爾庭各有專官而斷不敢以闡幽抉微者藉助於協恭之諸臣則禹皋之責自無可旁貸源遠流長帝德洪不終晦而並不敢以紹往開來者坐聽乎後人之繼起則見知之統實自此而開似與擬大岳之意遙遙相證閱此恭進呈時獨本

御批云卓識名言不獨優於諸卷即近科亦不見亦可謂極文字之榮矣

朱蘭坡曰乾隆初鄉會墨多冗長惟丙辰科吾涇趙星閣先生青藜君子篤於親節會試元墨獨以短篇見矜貴起講首句云今夫倫類悉太和所鼓也結句云斯太和之盛也似非收場語時同應試者見中裝若此若讀其文戲曰星閣柰何不完篇及榜發乃得元講下渾提二比云蓋君子綏猷建極不徒任之以事而纏綿之至性常流行於宮府一體之節飭紀敘倫並不敢委之以情而寬大之常經又必求著其休戚相關之故王巳山評云意到故神全辭簡故力厚以此作元而貪帶嗜瑣之徒猶有沾沾然鼓其喙者倘亦柳子厚所云勢甚者乎　按今墨卷選本於結句後尚有數語乃坊刻所添非原本也

乾隆丙辰鄉試吾閩蔡雲從元瑩最有名題係子貢問爲仁章講下二比云夫子貢在當時結駟連騎與斯世士大夫交固非獨居而無徒者其間爲仁豈復有孤陋寡聞之患哉雖然猶有慮挾貲以游於世耳目太寬則聰明眩其性術故不獨所見少也正恐所聞過多而身心之受治者不洽斯名存實失之幾也循望以採於人延攬太廣則交游濫其性情故不獨所取狹也正恐所予過賒而隱微之借鏡者不屬此損多益少之勢也王巳山評云子貢不患無事友所患非仁賢此二比正取題之最切處不必矜奇自然出色名元也

吾鄉朱梅崖先生以古文名家其應舉制義亦純以古文之法行之不肯稍降其格乾隆甲子鄉試首場卷已爲同考官所棄以句讀不清批黜主考高郵夏芝裳太史之蓉校閱詳慎搜遺同考以

句讀彼斥者必加意審視讀至文藝保佑命之二句文大加擊節遂定爲元講不數語云彼蓋參諸五福之備上下憲度之昔明而以求諸穆清不言綿綿繩繩之垂裕而道揚於勿替也此即同考所批爲句讀不清處中後云今夫常人之於一人也猶且願其康甯朝夕祝其壽考而慮其行之差忒懼之於前助之於後而致其有加無已之意示親厚也況天之命君子而詎不然是故斝堂稱兆民人之思保君子也天固以保之焉爾游衍休純嘏是介其保也命之所以鞏也獻箴執藝民人之思佑君子也天固以佑之焉重光貞麗邇衡四方其佑也命之所以凝也且夫渥諸前倦諸後是兼其勤也其何以奏成功基命者有綢繆之思錫命者無斁復之析是不相稱也其何以勸脩德天於是又申之矣蓋皇天無親有時丁甯委至若致其親之之篤者非天之有親而其人之自不

可疏也道隆則福祚亦從而隆彼碁幾不能以自主抑上天無私有時專孳還一若𡚒於私之之爲者非天之自私正以行福善之公也氣盛則運會亦從而盛人道遂於斯爲有權原評云鬱然而深蹟然而明忽整忽散若斷若續純以古氣緯絡其閒西漢遺風於斯未墜　按此等文字若雜之前明元鐙之列雖明眼人幾無以辨而近時之盲試官不能識固其宜也

陳蓮史繼昌曰楊清恐公撫粵西時秀峯書院中得人最盛所最當識者一爲武緣劉靈溪定逌一爲全州蔣螺川良騏以爲二士必元二人亦相交甚篤相知甚深乾隆甲子鄉試五月劉以家事旋里謂蔣曰吾道遠必不及來應試矣蔣曰若然則受子之賜矣七月劉忽至蔣曰子來幸甚解元尙在此也雖然吾終不能爲第二人遂挈書囊去榜發劉果元　按是科首題爲行不由徑非公

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元墨講下云德嘗得自耳聞徵諸目見識其梗概焉中段云行不由徑蓋武城之父老子弟日與滅明居日見其行相與傳之而藉藉者遂入於宰之耳也末段云非公不至此偃於每得見滅明之時心識滅明行事歷歷堪想者也蓋自是益信其爲行不由徑人矣去路云若夫樂私便之途而但存急功近名之念雖存懿之習而不惜僕僕磬折之勞偃室中有此人偃慮中幾曾有此人哉遙情勝致全於數處出落見之闈中掄元以此其實全從方望溪先生成文出來須知名手法程其沾溉後人者不少也方文見前卷

蔣時菴元益自訂年譜云乙丑三十八歲是年始定三月會試四月榜發舉會試第一余素曉星平自推祿命利在東南祿馬之鄉是歲爲丙運乙年庚殘有合而江右日者萬長春以星盤限度俱

佳必當掄元其人名重一時必將有驗遂極意揣摩場前所作濃郁入時彙博一當質諸胡太虛曰文固佳第闈中作此文者不少似難與爭鋒不若守其故我清矯拔俗或亦制勝之道余韙其言初六入內城與陶叔載同小寓維時承甲子之後搜檢極嚴中翰入場具公服至足衣履與衆同而搜檢亦如之初九日題紙下題極閒冷濃則不稱清乃肖題既憶太虛之言且體中受寒不適遂率意一揮日未下春三藝已就隨即錄眞經文亦不假搆思信筆即書凌晨而出心竊自喜四月十一日榜發果然爲舉首座主爲史文靖公阿文端公大司馬茶陵彭公少司寇嘉善太傅錢文端公也房師仁和錢公星齋即取中主司俱欣賞少司寇尤稱不去口以爲飄飄有仙氣列進呈第七卷蓋兩錢師會試皆第七仿古人傳衣鉢故事也

御覽十卷眾以第一卷文人得不如第七卷清眞

御筆親改第一撰擢極爲桐城張文和公任宗伯師所許可謂足息浮競而一時名流亦多謂有得鄧宗風也　按是科題爲孰爲夫子三句人皆曰予知四句於季桓子三段將之房師爲仁和錢嶼沙琦

孟瓶菴師曰乾隆乙丑會元蔣時菴元益孰爲夫子三句文最著於時王巳山評云聚神窈界閒閒徐徐彷彿隆慶閒田鄧諸公意度亦遒得警余最愛講中二句云彼巳若無餘於情此常若有餘於意又夾縫二比云其在丈人或亦有所託之故勞形以沒世辨種以終身即此際之不倦耰鋤未可律以千里逢迎必當傾蓋而在子路則別有所見之深而目非不情語言彌可味即此際之勞皇道左甯敢以一時邂逅傳待同羣此與題中一節一恭相與於

無相與處參綸隸神座師錢香樹先生所以賞爲飄飄有仙氣也

茶餘客話云戊辰會試鄂虛亭司馬容安閱江南卷已中定三十卷又選其次者廿卷暗藏枕下以防意外更換及進　呈前十卷內江南一卷後揭犯諱撤去急命小胥取床頭十卷來十卷固亦自別高下而小胥抱卷急趨逾限而僕倉皇甚信手拾取以進鄂公即取最上一卷置十名中進　呈

欽定第一即今儀部郎中鄭前村忬也　按是科題爲好人之所惡一節子曰嗚呼二句爲君之事二句主試者陳大受鄂容安將溥沈德潛

李雨村曰乾隆癸未會試正總裁爲大司寇秦味經先生蕙田副總裁爲德定圃宗伯保王白齋司馬際華初宗伯閱余卷即定爲元大司寇曰此卷大起大落才氣縱橫魁才非元才也應置第二

吾江南人例應取浙江卷充之宗伯力爭而大司寇堅執不回至將揭榜前同堂尚不知元卷爲誰也填榜日大司寇笑於轉褢換一卷曰此卷如題兩扇眞會元格也遂以余置第二而以孫效曾爲第一人時稱構異會元云　抄襲科首題爲備武子邦有道則知二句

石琢堂曰餘姚邵二雲晉涵中乾隆辛卯科會元是科首題爲若臧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澀滯至夜半而首藝尚未成心甚恍惚憶前已丑科落卷內有千任陳曰至狂簡後二比似可移置不暇修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責完篇並不妄思捷獲而主試者閱至此二比遂句句歎賞以爲空中議論道場所無竟擢榜首先生學問素充經經緯史下筆千言何至有枯索之時而爲帖括題所束縛耶即或文思偶滯亦何至抄錄絕不相關之文字耶乃竟

以此得元亦奇矣哉
乾隆癸卯浙江鄉試解元陳錦逸民伯夷叔齊節元墨後二比云大抵由皇而帝帝而王王而霸五德本代興而民之名與天地無終極則知爲此稱者獨與以默持世教之大權惟七人乃有以盡之而豈虛之哉何論踞當日者或貴胄而逃於民或卑官而伍於民或志乎耕稼乎聖化行乎海而皆等於民推其隱若不必爲君爲相爲師爲友而祇宜爲民也則民之而已矣大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三者俱不朽而逸之實雖父兄不及知則知成此詣者各自有爲不得已之苦心惟七人乃足以當之而冥冥之蹤不與焉當日者或仁讓以全乎逸或窮阨以安乎逸或取其義存其名傳其軼事而借歸於逸推其意並不知有經有權有常有變而自成爲逸也則逸之而已矣按此作漸近自然有得心應手之樂近科

元墨似無能出其右者然尚不及吳香亭先生擬程之高古也

朱蘭坡曰近科元墨以乾隆甲辰侯健融知止而后有定全節文爲最正派關中原評謂後比內是極太極的是至善注脚此由貫串諸書故運古如自己出非淺學所能彷爲也

乾隆癸丑會試古者民有三疾二句桐城吳君貽詠於場後將首藝草稿起股自加密圈旁批二比可元藏之枕函中時其子春帆侍御 賡枚 亦與試竊視之乃頗傳於外榜發果第一按起股云太和者天地之保合也膺誕昇而不免氣數之偏則患中於身心而剛柔胥可以召盭理義者聖賢之藥石也守中正而或有陰陽之眦則道畸於喜怒而情偽遂積以成私此二比固屬元氣淋漓而通體春容大雅實有涵蓋一切之概評者謂可與陶鄧輩爭烈不虛也

余甲寅同年楊蓉峯太守懋元嘗往來一狐友喜談藝於甲寅八月初詣蓉峯日入闈在卽君於五經題解可能記憶否架上有易經擬題一本曾肄業及之否蓉峯素重其言因專取此本瀏覽一過爾日而畢適書中夾有前人所作九河故道考一紙因檢置案頭反覆閱之幾能背誦迨入場第三題卽禹疏九河也遂不煩思索而就榜後謁程蘭翹師語之曰子首藝盛有元度次藝稍鬆而三藝原原本本足徵學識講下補出逆河一層尤好掄元實以此也

嘉慶辛酉福建鄉試首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科發解者浦城張陟巻翹也先是建郡科考會試是題郡中有老宿劉某夙負理學以此題拔茅張君則名列三等迨鄉試時二人仍錄前作以進劉某不售而張文冠多士其中一比云人第見夫子因

時而措而驚其道之甚神而不知夫子祇全其心之所固然還其心之所同然卽以貫乎類聚羣分而不過其則焉人第見夫子順物而施而疑其道之曲當而不知夫子卽此中心而於已無所虧如心而於物無弗慊於以貫乎千彙而不疑所行焉闇中取其字字精實稱爲名元信乎知遇之難而文章之有定價也　按陟菴求發解前一年嘗與鄰邑王姓爭山地其祖母遺骸爲王所搦毀於縣兩造備太守左袒王陟菴與其弟暖雲大遭刑辱合邑爲之不平鄉試期近陟菴循例囹圄請出就試太守不可有爲代請者乃怒謂陟菴曰且看汝作今科解元去闈閱卷已遭房官塗抹因主考簾中聞堂上有歎息聲披衣起令各房搜遺卷以進最後得陟菴卷因定元太守時爲內監試塡榜之日大爲氣沮後暖雲於丁卯中式陟菴之子廷書又於已卯中式邑中遂傳爲佳

話云

鈕松泉曰道光庚子會元爲浙人吳敬義相傳其應本省乙酉鄉試首題知者不惑三句拈理字作通篇之骨甫出頭場以首藝呈其師大遭疵訴遂不終場而闈中已擬作元以不得二三場卷而止批云雅健雄深以二三場未到不能錄取惜哉聞其師亦浙中名宿可見臣眼決利鈍亦不必盡然也　按此文墨選中評云理勝者運筆不靈筆勝者入理不深文獨雅健雄深兼有其勝可謂欣賞之至矣然細按之實不見佳其不愜於其師未爲過也否則不久可與錢湘舲陳蓮史鼎峙乎哉

制義叢話卷之十三

福州梁章鉅撰

元史選舉志載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子章句集注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子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　按此即顧亭林日知錄所云四書疑與制義之體相似而後此制義專用朱子章句集注實始於此令功令文字與朱背者即爲不合式然制義代聖賢立言涵儒之心思日出其有實可與朱注相輔而行而復於古有據者固亦功令所不禁也茲略就所見聞次第列之其有墨守宋儒而滯及好爲新說而支者亦附辨焉

周星頡曰元崔君舉爲王夫與作尚書纂傳序有云場屋之士決

得失於一夫承訛習舛而無所忌然如舜禹授受十六字得徐景說演明之立政任準牧三事因陳行之而正釋者之誤長老皆言渡江建學百年間陳徐二上舍始發先儒之不及可見昔人場屋文字未嘗不以通經學古爲高今制義範自前明王唐歸胡金陳章羅以及　本朝熊劉諸大家幾於無奇不搜無美不備然文章體格有盡而義理日出不窮是以李厚菴韓慕廬方百川望溪諸先生專於義理求勝復能各開生面而卓然成家而識力透剔往往補傳注所不及如韓慕廬碧齋集中子聞之謂門弟子文見得聖賢實爲下學正告覩大注識字之義爲深厭矣方百川自知集中子路宿於石門文見得晨門是聖人弟一知己覩大注識字之義爲高遠矣至李安溪榕村藏稿方望溪抗希堂稿此例尤多程朱可作亦必定許其深於經法而合已以從之也夫說經之家屢

爲訓詁即有卓越之見世極東閣不觀莫若就人人共業之文發揮搜剔使聖賢未泯之蘊儒先未啟之局如嶺雲山月探之不窮豈不於經傳爲有功世道人心爲有益而制藝將自茲不廢哉

孟瓶菴師曰近日之雄於時文者皋推黃貞谷之才而究其所以擅長之故則惟是多讀書而已貞谷作瞻彼淇澳二句題自記云周世從大學遵古編李日華序其詠淇澳詩例文武心法乃在武公及定爲子思居衛之作皆鑿鑿有據此題精用意之所本也又邵二雲評此文云淇澳作二水名菉竹作二草名亦天然對仗按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博物記云有澳水流入淇水水經注云肥水謂之澳詩正義引陸璣說云淇澳二水名則與朱注淇水名澳隈也之訓兩歧爾雅菉王芻注菉蓐也疏引詩綠竹猗猗詩傳綠王芻也正義引終朝采綠本草云菉一名藎草爾雅竹萹蓄孫炎注

亦引菉竹猗猗釋文引韓詩作藩薄則與朱注荼詩作綠之語相
證寅谷此文上下句皆作二物乎敘其點題兩小比云淇或在牀
東或在泉右余亦有時爲鷺言之游而溴入於淇卽所爲肥水者
是說者但謂匣內爲溴一而一之非也菉或爲鹽草或名王芻余
亦有時爲終朝之采而藩別於綠卽所謂萹竹者是說者但謂淇
上多竹異而同之亦非也採用各書錄兩恰稱洵有是題不可無
是作矣

楚書曰惟善以爲寶鄭注禮記指舅犯父昭奚恤孔疏兼引楚王
孫圉事新序昭奚恤事以並證之朱注未有斷語曹寅谷惟善以
爲寶題文云君子觀王孫圉惟善以爲寶之言而知楚未可爭也
鄙或者謂此昭奚恤對秦使語則不然按考當楚宣王時其所列
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則昭王時人若司馬子反則共王時人至太

宗子敖其人畧無可考且昭氏出於昭王今乃與昭王之祖共王之臣比肩同列不其謬歟或又曰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爲之慢然罷兵則卻秦又王孫圉之事也自記云新序說苑皆出劉向手然據訛繆如謂晉文公與欒武子同時晉平公與員犯同時晉靈公與荀息同時楚屈建與石乞同時而樂王鮒亦與葉公同時其誤不可勝詰但如昭奚恤此條按在新序雜事篇明是蹈襲王孫圉之事稍改而目而不自知其舛錯四出也先哲作楚書曰一何題文仍兼注疏舊說竊所未安故附辨之

何義門曰王式穀員犯曰題文有君母猶在何或疑其無據不知惠公之人秦穆姬屬賈君焉杜注以賈君爲次妃正義云言娶於賈則是正妃杜言次妃蓋別有所見也則先儒已疑不能明即謂獻公夫人猶在亦無害也

石琢堂曰帝廷五臣惟庭堅不祀若禹若契若稷其後皆相繼代興則益之子孫亦應有受命之理百世可知聖人以秦誓附周書之末固知繼周而王者必秦也惟是益以烈山澤佐舜有功其道用猛故世世皆以猛濟讀詩至駟鐵小戎而知秦之所以興則其主國不以戢干戈櫜弓矢爲賢也先輩謂聖人錄秦誓爲嘉其能悔過愚以爲不然因拈秦誓曰題成一藝以正之云誓師於既敗之餘識者知秦之將興也夫殽之師既敗矣而何誓之有師敗而誓之殆有意於其後者乎此秦之所以興乎嘗謂書有十體誓居其一如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諸篇大都在昭大國之聲靈申明元戎之節制所以勵士氣而振軍威初未聞有三帥敗績將帥被擒及其歸而後誓之者有之自秦誓始且秦誓何爲而作也昔者穆公用杞子之謀將襲鄭鄭人有備遂滅滑而還晉人要之殽

其師於二陵之間隻輪無反也三帥俘囚請而後免及其歸也穆公於是作秦誓君子曰此秦伯悔過之發也而吾謂不然夫秦將以力征經營天下者也殽其悔是役也秦晉敗盟矣然禍不自晉始也濟師而襲鄭是爲貪兵貪兵不義鄭不可襲而移師於滑是爲憤兵憤兵不仁秦自出無名之師而予晉以可藉之口怨者秦其無人矣乎雖然吾謂秦無人也當其秦師之出也百里奚諫之蹇叔又諫之秦豈無人哉知其不可而不能諫則諸大夫之辱也諫而不聽則君之過也兵不可黷敵不可召怨不可構釁不可開誰爲秦謀國者乃致此喪師辱國之事哉然則穆公宜悔者也然吾謂穆公未嘗悔者何也穆公而果悔也兵必自此戢矣怨必自此釋矣胡爲乎殽陵不提報以彭衙彭衙不提報以王官王官不提報以芊津十年之間兵連禍結其端皆自秦殽之故曰穆公未

嘗悔也其誓也將以力征經營夫天下也然則孔子刪書而有取乎秦誓者何也蓋其事則非也其言則是也從來好勝之主敗則歸過於用命之臣曰此僨事者也多忌之君敗則遷怒於始謀之士曰此樂禍者也況乎三帥受命襲鄭而移於滑有辱命之愆卻晉之禦師必於殽而不能備有失律之罪歸而就僇誰曰不宜乃穆公矢言引慝哀痛誓師追思蹇叔之良謀以明夫子之無罪君子讀書至此未嘗不歎穆公之賢而秦國之必大也是故東鄰僅錄於風而秦誓實登於史聖人讀其詞蓋已卜其長有子孫相繼爲王矣王惕甫評曰此豕掌只著一論乃曲與書旨相會盟守講章者亦辨得此否耶

義親同於犬馬聖言不當如是矣倫昔人辨之詳矣然非逐字還他著落何以伸其所見乎管韞山作今之孝者全節文云夫孝安

得有今古之殊哉乃吾觀於人之相謂以老者而不能無憾於今矣今之孝者處賤則牽車執耒凡可代勤動之事雖憔悴而不言其傷處貴則侍杖捧觴凡可貽耆耄之安雖侈費而不生其吝嗚呼是爲能養而已矣夫言孝而惟取其能養則豈特戲綵之歡夫膏粱之備門皆可以勉而能之下而至於猗獫之從禽賦蹣之服智識指示發蹤之意盡茇渤水曲之長未嘗不足以怡悅心神暢舒肢體即謂之皆能有養也可而人之情得百貫犬馬常不如得一賢子孫者何也犬馬事人以力子孫事親以心者也夫以力者養也以心者敬也然則敬與養之分辨之可不早乎古者孝子之敬其親也一息無不相通意未起而先迎焉有不待形聲之著者矣犬馬即善知人意苟非嗾之於前策之於後雖遽收盧令駟鐵之功而未可深求者謂其氣類之殊於我也乃屬毛離裏而亦比於

非族之未可深求親心不已傷乎古孝子之敬其親也百計無能滿願除已底而猶歉焉有不解終身之慕者矣犬馬即深戀主恩亦祇乞憐搖尾矜寵驕嘶倘不及鸚語猩言之巧而得是已足者謂其能事之止於此也乃陟岵循陔而僅安於蠡茲之得是已足子心倘可問乎故夫敬者所以別乎養也如其不敬則未知其為子之養親乎犬馬之養人乎而何以別乎自來不用集注作此題文者多矣未有能如此之旁皇周浹者所謂以時文為義疏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章集注謂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自來作文者皆未有的解惟趙鹿泉先生一篇考核嚴明持議正大遂為此章定案其詞云昔者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解之者曰昭無正終定無正始也又曰得大夫僭離於正道也皆非也夫父母之邦不可輕去而迂闊之見非以行道所貴乎

道之行將使不正者反諸正而徒執區區之義托空文以自矯其謂之何蓋孔子之不爲政非不欲爲不得爲也政者正之政當是時爲政者季孫意如而孔子在下位得爲則爲變也不得爲則不爲常也用之行舍之藏如是而已矣或人乃曰子奚不爲政一若爲不爲子得自操之者大國有賢而不知知矣而不用君相之過也往者管子有鮑叔之薦是以能爲齊子産有子皮之委是以能爲鄭然則仕待他論薦媒先容者易合暗投者終棄其道固然當公子宋立於季氏既不徵行一意命一官季亦未有悔禍心不知求大賢以輔新政孔子雖甚望如義無可施遇豈不家食而能吉乎然而此意不可以明言也言則彰君相之過而乖居邦之義不得已托之於書托之於書之云孝夫孝弟爲生人之本古君子成教於國祇自篤其天彝有父母而拜跪之有兄弟而後先之樂有

甚於趨朝在官者矣成周極立政之隆方沖人簡遣重臣猶深原
其門內君陳惟得政而成東郊之治子惟不得政而安素位之行
理固可以參觀互見矣家政國政二之一之豈虛論哉獨計吾孔
子之刑于有家非自今日始矣又況五父抱終天之戚孟皮有早
逝之嗟以云孝而非逮養不過孀嫠之依而已以云友而非既具
既翕不過宗族鄉黨之周旋而已又孰愈於出而圖君推吾孝以
爲一國之孝推吾友以爲一國之友使鄉邑而王化洽也焉有地
非與國人非高隱徵書之責在廬前席之咨方斯而猶沾沾然曰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之理者哉是故孔子之不爲政不得爲也
其責在衡不在已不可以明言而託之者也或若子之爲司寇攝
相事在定公十年君之不正始猶是季氏之强僭猶是可以爲於
後奚獨不可爲於前後之爲相子治之定公用之是以猶昭公之

墓墮三家之都後之不終爲桓子棄之是以不稅冕而行觀於此而初年不仕之故益明矣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張注謂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管韞山曰木鐸二字是封人特筆直爲當世之聖人寫照若如常解則門人記論語時言已不驗又何所取而著之於篇乎韞山作此題文中二比云天殆默觀乎今日之天下不可以常理與也必待得斧柯而從事其有補於滔滔者僅矣惟一無憑藉而空文垂世已如揭日月而行得天子焉與而措之矣卽世莫予宗而所謂由則治不由則亂者無日不憬然於薄海之人心也此亦窮變通久以來特以創生民之未有者耳天更深憂乎今日之天下不可以近功治也就使及予世而東周其收效於桑榆者晚矣惟扑與修明而素位匡時不啻等百王而上有聖人興則而象之矣縱時

乎有待而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者無在不赫然於終古之觀聽也此又升降汚隆之外可以俟百世而無惑者矣評者謂言似深奇理極平正此以孟韓注孔非以帖括說經豈過譽哉

石琢堂曰聖人撙節愛養之意非如佛氏慈悲竊怪昔人作子釣而不綱題文必痛言綱之不可為然則羲后之為網罟將謂豈自作偷乎則拈一義以瑜從來之誤其後阿比云魚之死於釣與死於網等死耳然綱之獲常豐而釣之獲常嗇子以為吾嘗受其嗇焉爲造物留有餘之地人之取以欲與取以綱等取耳然綱之得甚易而釣之得甚難子以爲吾嘗從其難焉爲小人節無厭之求綱罟之利創自庖犧其事與耒耜同功蓋役物以為養而聖人不以爲暴至於釣則亡之變焉者也我夫子豈必教後人之釣而欲廢後世之綱惟自始於釣而聽其世以綱以養其愛育之心而已

矣舟鮫之職列諸天府其政又澤梁無禁譏資物以爲利而聖人不以爲貪至於釣則又重之便焉者也我夫子既不欲竭物之生而即不必專民之利故自行其釣而在學者以爲不綱以見其隱微之地而已矣

時文家於齊一變節多側重變魯說然玩似下二句題與上二句殊難融洽熟復題中兩魯字遞接之意似側重變齊立論不但壁壘一新且爲題緒緒不解之緣也乾隆丁酉彭文勤公主浙江鄉試首藝即齊一變節所錄議論筆力馳驟魁偉之作不一而足惟陸鼎金作側重變齊根據左傳闡發其義轉似天造地設文云聖人急於變齊之心進魯以激齊也蓋齊變猶未至道則其皆變愈急矣子以至魯愧之而復以魯至道誘之進魯乎乃以激齊也今夫窮則變變則通謀國者類然而强者每有所恃而不爲動夫自

恃其强殘謂莫然積弱者每變愈下矣而一觸夫崇王黜霸之素心偏欲退强者而儕於弱由是進弱者以底於純則矯俗之權即觀時之識也知此者始可論齊之變夫元勳開國莫大於齊懿戚建藩莫長於齊學則武王之師尊則邑姜之父雖宗國如魯且不敢與齊等齊先公簡禮從俗五月報政周公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魯地最近齊魯先君多娶於齊自齊霸術興始敗我於乾時疆埸之役至於今未已皆齊之弱齊為之也觀於康樂之來而知魯變則齊忌觀於汶田之復而知齊變則魯安故變魯不如先變齊雖然以變論二國則齊自變齊魯自變魯可也變齊而止為昔日之齊變魯而且為昔日之魯可也而乃謂齊之變必且取徑於魯而後歸宿於道者何哉人情於素所狎侮者謂莫予敢競也一旦謂彼之所處我必變而得參位置焉雖以平日驕矜之氣亦惡

然而生晰人情於素所欣艷者謂遠不能致也一旦謂彼之所進我亦至而不過稍從容焉雖以一時沮喪之懷且毅然而思舊夫魯齊之所素輕者也而道又齊之所陽慕者也論齊而曰一變僅至於魯所以愧齊而激之使變也論魯而曰一變遂至於道所以誘齊而激之使不一變也夫齊可變矣何以必至魯也不以富強自喜斯朝有戒慎之心不以機智相高斯野有馴良之俗舍其舊乃可圖其新此一變至魯之說也夫既至魯矣何以變即至道也朝有戒慎之心則九經可以具舉野有馴良之俗則六行可以漸興思其艱即可圖其易此一變至道之說也蓋進我儀子臧之民而與入辟雍不能也不如示以從公之旅焉也驅侯著履發之衆而與登明堂不可也不如訓以君子之轂貽也折齒之主知問名（哀六年）而後父子之倫可正舍庫之賊知饋馬（哀十四年 昭十九年）而後君臣

之義猶存故道者齊之歸而魯者齊之徑也齊猶能變制魯之易易乎然則進魯所以激齊而激齊正所以進魯耳吾安得謬爲此說訣魯嘗魯而且誤魯也原評云考春秋傳自乾時之役以至淸之戰魯受侮於齊者不一而足篇中齊變則魯安變魯不如先變齊二語奇情實爲至理論鋒所值一縱一橫快闢似玉局翁與峭似漆園叟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注云加作假五十作卒此係劉安世語而開口劉勉之者史記中實未有卒以學易之語也卒以學易四字本不辭故邢疏仍以五十解之鄭蘇年師以此命題課文雅不欲人以卒字易五十字余於講下入題處云吾何以深加年之思哉夫亦謂讀書數十年不能實收一書之益則愧滋深也治心數十年不能粗求一心之安則咎滋甚也知非不敢信而隨時竊願以

自衍天命未易知而功修必求其可據我李大假之年其亦五十以學易而已吾師甚喜之批云好在隱葉定五十說而語氣渾然又不明背朱注也

泰伯章讓而讓則本無定解即注中不從翦商數語亦是後人懸斷之詞仁山金氏嘗言此章書朱子依古注修入未及改正理或然也惟金正希一篇翻盡舊案獨標新義可謂前無古人其詞云至德之讓有不可得而稱者也夫伯之三以天下讓固千古不可解之事聖人知其所以而曰至德也人孰得而稱之哉今夫事固有出聖人之獨見而求一一明言者千載後誠不必臆爲說而反以辨如夫子之稱泰伯是已夫子於泰伯不但稱其德且稱其至何以爲至德則不過曰三以天下讓也嗚呼以天下讓遂云至德謝巢由當與堯舜並垂矣蓋讓之不可及者遠之則有天下萬世

之心故唐虞之禪可得而稱近之則全君臣父子之義故服事之節西山之操可得而稱若伯也者何以讓哉且讓何以天下也讓天下何以三也讓則必有受之者讓以三必有相與辭而終乃不獲免者也商周之際萬無相授之理伯行而有國者季耳衡以世及之典則伯也長何可讓伯而能使聖人稱至德則固有餘於治國盍何必讓為國祚計緜洪更先卜其後人則太王遷岐九十年而文王始生季當是時固未始有神聖之嗣也承父志於幾先不憚飄然長往則季之賢既無以加於伯而傳幼全屬私愛古公肇基王迹必不懷此敗法亂紀之心也夫子知其微而御侯封乃曰天下句吳一往乃曰三讓在聖人必有以稱之而若與今之人皆民也當時既不知夫子復不言又安得以庸人之腹度聖人以千百載下橫臆千百載前嘵嘵然為之稱哉又況稱其子而冤其父

漫爲太王翦商之說哉　按三以天下讓五字確有不可解者從來文字有强作解事者眞足噴飯矣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文王悼術有兩篇首篇以集注訓始字爲在官之始初無確據夫子卒於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周四月今之二月也是論之師摯適齊之事極遲亦不過十五年夏秋之事以哀十一二十三年爲在官之始則摯之在官首尾不及三年古之樂官皆世其業恐無此事也其文入手云昔夫子之正樂也相傳聞諸太史氏云太史者摯也蓋删詩即此時矣讀下云鼎彝桂下書殘缺失次且不知詩之次始遑問樂之何終有司失其傳久矣時時從伶人瞽史者游上下其議論久之吾之詩定而樂亦定蓋會於艾陵之歲也時曾有摯者方職太師名能其官則遂與肆焉蓋摯之習正樂始此且合樂必先升歌厥屬如儀禮所云又樂所資

始也謂之師摯之始可也結尾云夫子方有盈耳之歎而摯乃竟去適齊意者泱泱大風有動其心者乎厥後卒亦無所見故夫子但念其在官之始歟此又一說也次篇破承題云聖人舉樂於殷周皆其正者也夫師摯之始殷之正樂也關雎之亂周之正樂也夫子始從其朔而舉之云自跋云十年前作此題以集注師摯在官之始爲未妥終未敢以師摯爲非周人也　按馬史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爲序師摯見之矣以摯與箕子同屬紂時班書禮樂志紂乘先祖作淫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又以摯入古今人物表師古注引論語摯干繚缺一章以訣人皆屬殷紀而齊楚蔡秦爲周之記者追繫其地且以論語朱家屬摯干繚缺諸人於魯哀公時爲未允世爲典要矣況魯論摯干繚缺第據微子篇中與殷周逸民類次則可斷爲殷人

非周人也若聲千條鈇方叔武陽襄八人者果與夫子同時嘗
不見他書而今闕有閒則馬班之說其理甚長矣
厓示年曰太宰注謂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故鄭注勤文亦兼用之
謂宋備其官吳僭其號又曰今日勝稱兩國之書尙偕以後僅傳
國父深父之哲所由歟也而伯嚭爲人㕥驕且貪豈復有識越伍
流材娩元聖深有賞於聖人而爲吾黨所採錄若則志其官而隱
其名亦略之已耳　按閻百詩謂僭号吳夫差使陳太宰嚭使
於魯孔疏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孔子先後兩
居陳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慎氏之砮與測自佾之廟災當日所謂
多聞而嘆驚之者皆在陳時事故陳太宰以爲問屬吳尤不若屬
陳作此題者自可以備一解焉
書香堂筆記云山左俞符赴乾隆庚寅鄉試途次遇夫婦二人攜

幼子哭甚哀詰之則貸富室金將鬻子以償者脩乃計其所需償襄與之及入闈題為孔子於鄉黨句屬思未就夢老人告曰此題若作兩鄉黨必元驚悟即以宋魯分股出闈後見一人泥首於地視之即鬻子人也堅請過其家甫入門見壁懸繪像與夢中叟宛然無二詢之為乃父遺像後榜發果首選　按張陽菴先生曰鄉黨自是昌平闕里然儒行篇云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即可為宋魯並稱鄉黨之證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冠娶妻必反告於宗後孔子遠祖弗父何以有宋襄厲公孔父死於殤公之後貴戚之卿忠貞之後其有列於朝可知則謂孔子在宋即以宋為鄉黨非無據也

江貞脩趨進題文起講云曰者君有召命以擯事重委吾子若曰

門外儐辭子承擯也則循序以立廟中相禮子上擯也則當事以趨　按夫子位大夫應爲承擯講家謂承擯方有左右手若上擯右便是君爲何須揖右人故多主承擯之說卿方樸山王巳山任釣臺諸先生作折然然夫子實擯上擯（見賈公彥儀禮疏）故此作兩邊其說後曹寅谷全齊文亦本此意起講云將階以前介乎承擯入廟以後全乎上擯皆本慎脩先生之說與俗解不同　按姚姬傳鼐曰江慎脩先生以諸生說論語鄉黨篇尤多於古制不明乃作鄉黨圖考以證前人鄉黨題文斷辨論其是非其有題而文無足錄者乃自撰之合三百餘篇鄉黨圖考昔已梓行乾隆五十一年宋石君侍郎典試江南以過位章命題士有達於江氏說者乃裒錄焉獨其鄉黨文存於里中鬱而未發今其里吳君石湖乃雕板以傳用科舉之體達經學之原士必有因是而興者余竊樂而望焉

江愼脩曰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在何時以儀禮攷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夫子大夫也而相禮擯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畧其知禮而使攝故特記君召使擯此趨進及賓退復命曰賓不顧皆上擯相禮之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也凡發足向前爲進俗解不知趨進之義謂入門時擯者趨入行事君迎賓入門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必辭言之以正其謬　按王巳山全章文云主拜辱延賓進介者擯者皆以相進夫子亦進弁行翺翺如鳥斯翼方樸山全章文云亡何擯入告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左當是時夫子進所與者亦進夫子趨所與者亦趨任釣臺全章文云主導賓入子於是乎趨何趨爾君行一臣行二從君故不趨乎皆沿俗解任作又云升堂賓授

王上擯進夫子負難立無事焉不知儀禮擯者進三字正是此章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既知引此禮文而反以爲夫子無事王作又云及廟惟上相進凡諸三揖至階三讓升堂主賓受幣享王具有常儀擯不獲觀吾子詔侑於其閒也夫及廟正趨進時禮而以爲不得觀夫子詔侑其閒皆緣誤夫子爲承擯故耳

又曰學必窮經爲根柢如朝聘禮儀原有三禮甚詳時文家稍涉獵皮毛猶不免疏謬況未經寓目者乎陳人文賓退一節題文原本云爾時賓主相接堂下讓登堂上讓坐道成勸抒款曲君亦酬酢之不遑云云村俗可哂行聘時豈有坐堂飲酒談心之事亦惟私覿之前有主君醴賓之事而無酬酢後又有云賓在廟而君享之則有命不知行禮日節文甚多質明行事日晏旰而後禮成非强有力者不能行享食燕三禮皆別日行之弗酌則以將致之安

得聘日有享賓之事誤亦不始此文明文已先之矣皆坐不肯覩書故也又云君送賓於廟門之外不知賓若是君則送之大門外賓若是臣則送之大門內若廟門去大門尚遠非送賓之地也又云再拜而別主顧賓賓亦顧主不知聘禮分明言賓不顧注謂禮有終是也安得有賓顧主之禮且顧字之義說文云還視也若主視賓在目前非還視且不得言顧又云君不還進不知進者移步向前之謂若入門只謂之入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以入爲進乃俗講章解趨進之誤耳又此經言必復命者其先原有君命上擯送賓出門也聘禮鄭注甚明若君未有命則復命二字無根此亦從來講章時文所未知者又此經趨進復命皆上擯之事大夫以下大夫攝上擯聘禮注疏甚明講章時文家皆不攷此文原不云其時周旋而左右者非獨夫子也有上擯焉不復命有紹擯

焉不復命而夫子必復命不知廟中相禮祗有一擯並無紛雜往來之事若夫子非擯上擯安得而擅越復命　按此文今入鄉黨文選已經愼齋先生刪改大中矣又按方侯山王巳山全章題文亦俱不知廟中相禮祗一擯也

附百詩曰汪武曹入公門全章文講首節云嘗攷爵有三門曰路門曰雉門而其最外者曰庫門其制擬於天子之皋門者是也凡庫門與雉門路門皆可曰公門而此誌夫子入朝之始則所謂入公門者蓋庫門也夫此門也不惟遠於治朝之堂抑且未及外朝之位講三節四節云曰此公之外朝也云云過此則爲雉門將而不書何也與入庫門同也入乎雉門而君治朝之堂在焉蓋爵有三門亦有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而治朝者乃日所常朝之地也其堂之高凡七尺故其階爲

七等諸有位於朝者其位列於中庭之左右而有北面東面西面之別焉及官司士所爲正其位者也夫子於此兩手摳衣歷階以升𢕥趨至尊在斯時也彼其覩過位之時其森嚴固已有間而況較之入門之始乎講五節既畢總收云至若所謂燕朝者蓋君退自治朝則聽政於斯而羣臣不能入焉其在公族則常朝於斯而異姓者不與焉故其事不復書也蓋茲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故於治朝之事書之獨詳而必先之以過位又先之以入門以其爲常朝所必歷之地而連類以及之所以見其處之各有其節而不敢苟也其日記云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舊制言之庫門之內爲外朝雉門之內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

世子篇外朝以宮居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三公孤卿以下
設位於庭中所謂面三槐而在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嘗御之朝
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
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路寢即燕朝也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
周禮王眡燕朝則太僕正位掌擯相注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
朝疏云君燕羣臣則在寢燕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
故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為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於內朝之文
蓋信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
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誤
以過位為治朝而以升堂為路寢之內朝集注位君之虛位若以
此為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在虛位何緣不行朝

禮而反過之況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爲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無疑也存疑惟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卽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爲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耳余按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此足見韓厥卿也得從景公入至燕朝以兼太僕故　按侯康曰武曹此文最舛謬不知闕氏何故採之存疑之以過位爲治朝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本自不誤君視朝畢退適路寢聽政故位處治朝與外朝皆平地爲庭無堂階惟燕朝有堂階異姓之臣入燕朝如儀禮士相見禮君在堂升見無方階燕禮公升卽席揖賓杜賓入寢庭階而升皆可證韓獻子得入寢庭

不必因兼大僕如閻氏所云也武曹泥公族朝於內朝之句不得不移掌階於治朝移過位於外朝遂致通篇皆誤愼脩先生駁正語載鄉黨文補編文繁不錄撮其大要如此周永年四書類編中此章題文所選凡三藝一爲蔣拭之全章一爲鄭大進過位二節一爲任啟運立不中門三句皆沿汪氏之誤殆愼脩先生所謂此文出此說行舉世靡然從之鮮不紕繆者歟

朱文正師主江南丙午鄉試首藝過位二節題阮芸臺師從江氏新說中第八名文正師有題解云包注以過位爲君之空位按天子諸侯皆三朝王之外朝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詢衆庶之朝也王之治朝在路門之外司士掌之日視朝之位也王之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諸侯三朝外朝在雉門之外江永以爲亦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之外燕朝在路門之內路門以外皆

廷而無堂皆立而不坐曲禮孔疏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江永以為在應門外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江據邢疏云在雉門內路門外宁位在其間近路門而遮屏總之人君宁立之位不論內屏外屏皆在路門外鄉黨過位在此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而虛其位也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注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朝也朝辨色始入注入應門也按爾謂之雉門又曰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惟路寢有堂詩檜風狐裘在堂疏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檀弓朝不坐燕不與注朝燕于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疏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之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君在堂上當南面或君有命升西階而造君前士相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

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疏謂君圖事并與賓友見之燕義也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禮又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注謂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也朱子曰路寢廷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按路寢有廷左傳獻子從公立於寢廷是也有堂檜風所云在檀弓所云坐鄉黨所云升者皆是也如孔子對問政對大昏禮對儒行悉數之乃留更僕者在此堂矣儒行注曰僕太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又哀公命席注曰為孔子布席于堂與之坐也今解以位為外朝之虛位以治朝廷立之處為有堂誤也然習說相沿不能虛拘一律通場萬卷合此解者不啻百分之一就其他文相稱者甄錄過半於此見大江南北究心讀書之士不乏也

錢明江南道光甲午鄉試首題執圭鞠躬如也一節有一卷當舉

頗說生面獨開闢中以與朱注不合又不知其所據何書將擯落之後以其三藝瓌瑋陸離知爲積學之士遂以撥榜中式久欲覓其文讀之而不可得近因寄居邗上箓輯文話適有與逢見同登春榜之年家子陳句溪立來謁並呈鄉會試硃卷則是題闈墨適在其中因狂喜而亟登之以爲汲古者勸其文云嘗思諸侯之邦交久無事則聘焉其時君爾專進使者臣傳命達鄰邦則有主君命迎賓於館賓襲奉圭於廟則有執圭入廟門行由揖及中庭行三揖則有上而揖之節君讓升乃致命君拜辭乃授圭則有繼而授之節其大綱著於聘禮其末節詳於齊論說者謂吾夫子仕魯由中都宰爲小司寇其閒絕無小聘往來之事記者假聖人執圭揖授之度以詔人臣歲問殷聘之儀然孔氏嘗有聘辭矣既有聘辭安見無聘事乎春秋於小聘例不書何得以此而謂孔子無執

圭之事也圭者何瑑圭也其曰鞠躬如如不勝者蓋在入門時禮所謂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是也古未有以鞠躬爲曲身者鞠躬一曰鞠躬敬謹之意也其如之云者皆有所比擬之辭若躬既曲矣則直謂之鞠躬可也安得謂之如鞠躬乎鞠躬如者猶言蹴踖如爾若夫入廟之後曲揖以進及階之如揖讓而升揖立西塾而受圭於上介升自西楹而授玉於鄰君其揖授之節著於禮經者甚詳魯論豈不一誌之然則上如揖者上而揖非手之上其手也下如授者趨而授非手之下其手也下讀爲趨如讀爲而古訓固如是爾不然執國君之器則平衡焉有所謂上下者且揖之與授顯判低昂焉有如揖如授而猶得曰平衡者顧或疑上堂之後更無揖讓執玉之禮又曰不趨不知所謂上者謂由門而升階非謂升堂也亦猶出降一等謂由堂而降庭非謂出門也執玉不敢疾

趨而徐趨則有之禮所謂將授志趨是也又何疑於上揖趨授之節也哉局言乎趨有疾徐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徐趨則圈豚行不舉足授玉之法宜用徐趨夫子之趨而授也其色則勃如戰色其足則蹜蹜如有循如有循者即圈豚之謂圈之為言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也顧聘禮一篇言鞠躬言揖授而不言授玉時之色與足者何歟禮曰及門正焉則未及門時色必有異可知又曰下階再三舉足則未下階時行不舉足可知特文不備爾故鄉黨備書之以補禮經之缺云

江慎脩曰足蹜蹜如有循一句題文昔傳錢鶴灘作為工寫生精排揚無一不中程度而其疎虞處人則未之知也夫執圭在廟而文云入公門豈未讀聘禮耶蹜蹜如車輪曳踵是極徐之步與執圭時同比接武猶纔接武半步得二尺而此但踵趾相躡曳不得

三尺文云酌疾徐之閒爲蹜蹜之步則更有何時徐於此者耶升階之法惟有急事當栗階歷階不聚足其餘皆當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不止執圭時而文以上階分疏蹜蹜考之亦不詳矣又禮所謂連步以上者舉足爲步左足右足上一步然後再上第二步卽聚足之義也而文交此用連步以升階並不徐一邊似謂左足上一級右足又上一層如此正是栗階歷階非連步之義亦失之矣至堂上授玉當徐趨三退負序時再卻步此二義不能補也固宜只入手入公門二字已知其未細讀儀禮矣文又有云使疾以顛仆焉吾何傷也國之圭不可傷也爲詞亦太拙矣

管韞山應鄉試僅五中副車至乾隆甲午上司以搜遺卷而得之題爲享禮有容色韞山以享與禮對舉爲本房某君所抑因撥歸他房究因疏禮字與舊解稍別不得以第一人位置按儀禮經文

賓裼衣束帛加璧享及享發氣焉盈容皆未嘗加禮字而享之後私覿之前尚有禮賓一節儀視享覿加詳經文若君不見使大夫授不禮不拜至禮字皆專指禮賓而言至小聘曰問不享主人不几筵不禮則直以兩事對舉以論語之享禮分屬二節正合經義故韞山破題即云類享與禮賓以觀聖人之色講下提筆云自是賓致君之獻於主人則有享焉主人既受賓之享則有禮賓焉是科座主爲當陽葉文恭公長沙劉文恪公揭曉後時論翕然難爲不讀儀禮者道矣

制義叢話卷之十三